

風雨人生路

藍洁 著



民族出版社

風雨人生路

冯牧題



蓝洁 著

(京)新登字 15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人生路/蓝洁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4
ISBN 7-105-02399-6

I. 风… II. 蓝… III. 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
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2131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5 号 邮编 100013)

孙史山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80 千字

印数:0001—20,000 册 定价:9.80 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真实而又奇特的自传体小说。

在年逾不惑的同龄人中，主人公坎坷的经历，曲折的人生道路，使本书的情节充满了悲剧性的色彩。

她曾有过五位妈妈和一个娘。人之初，在她还未识生母面容的时候，便遭到了无情的摒弃。继而，后母、养母、继养母，一张又一张不同的面孔在她的面前变幻着。无情的打骂和冷言冷语给她稚嫩的童心蒙上了不幸的尘埃。

“世上只有妈妈好”然而，她却从未体会到那甘之如饴的母爱。

10年动乱，这个“黑五类的狗崽子”再一次经历了家破人亡。“红色革命的狂潮”将这个只有17岁的小姑娘，卷到了内蒙古草原。养父再婚，男友离她而去，生活几乎将她逼上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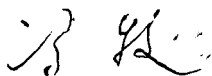
当她怀着一线热望终于见到寻找了十几年的生母时，人情的冷漠又一次使她深深地失望。如同五光十色的肥皂泡突然破灭了一样，她再也经受不住这致命的一击，绝望的她走向了“地狱之门”。死神没有接纳她，面对着漫长的人生之路，在经历了这一切坎坷之后，她拿起了沉重的笔。

宛如一滴水，作者通过自己近30年的生活境遇，显映出从建国初期到7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写真。

人生的不幸，生活的曲折，作者以她独特的心理结构，通过本书向广大读者，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幕。

本书语言生动，情节真实感人。是作者向广大读者和她的同龄人奉献的一部充满人性和人情味的纪实小说。

序



《风雨人生路》是我结识不久的一位女作者——蓝洁的第一部作品。正如她的许多同代人一样，她所走过的生活道路，是一条艰辛、曲折、苦难重重的道路。能够在这样的道路上举步艰难地跋涉前进，把握自己命运，而不为那种往往使常人难于承受的磨难所压倒，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毅力，一种勇于面对未来的信心。蓝洁就是能够以这种毅力和信念来面对自己的苦难遭遇，并且最终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一个强者，一个以“弱女子”形象出现的强者。

她所以能够勇敢地拿起了笔，决心把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遭遇行之于文，让人们能够通过一个人所走过的荆棘丛生、厄运频临的道路，来了解历史和人生，认识社会变革的艰巨性、复杂性。我想，恐怕也正是由于长期的生活磨难使她获得了这种可贵的毅力和勇气的缘故。

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风雨人生路》是一部带有自传体色彩，同时又不拘泥于个人生活原貌的作品。严格来说，这本作品还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但它的文笔质朴而流畅，颇有可读性，从始至终充溢着真挚的情感，在阅读这部有着流动多变的情节的作品时，使人好象是在融融积雪的冬日里，在温馨的灯光下，倾听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孩子，用娓娓而叙的声调倾诉着自己真实而又独特的生活经历。而这些生活经历，又处处都带着那个已经逝去的复杂历史年代的痕迹与烙印。因此，我相信，这部作品，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将是一部有益的书，一部有助于使他们从另

一个社会层面了解我们所经历过的历史和现实的读物。

蓝洁是一位业余作者。看得出来,她过去并没有很多创作经验,通过辛勤的自学和艰苦的实践,她终于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一本熔铸着自己的切身体验和真情实感的书,应当说,这是难能可贵的。这部作品的不足(比如有些章节提炼不够,有些方面则还应当做出更加深入的开掘),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她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以作者的勤于学习、勤于劳作的精神,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她会在这部作品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为读者奉献出更好的新作来。

1994年12月26日

目 录

序	冯 牧
引子	(1)
一 谁之过	(4)
二 人之初	(22)
三 啊,妈妈.....	(49)
四 “娘”	(72)
五 资本家	(81)
六 求索	(91)
七 失去的爱	(100)
八 风乍起	(109)
九 炼狱	(119)
十 少女的震颤	(140)
十一 桃李之劫	(146)
十二 妈妈,你在哪儿?	(166)
十三 西北行	(187)
十四 心悔	(197)
十五 妈妈的泪	(204)
十六 再别京都	(218)
十七 莽原	(234)
十八 炼	(248)
十九 湍流	(253)

二十	朦胧中	(267)
二十一	梅芬姨妈	(278)
二十二	第五位妈妈	(295)
二十三	分别	(312)
二十四	转机	(329)
二十五	风波	(340)
二十六	苦夏	(350)
尾声		(363)
后记		(365)

引 子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八年，仲春。

古老的京都笼罩在一片浓郁的新绿中。太阳绽开圆圆的笑脸，洒下一片灿烂的光芒。几场春雨洗净了冬日的尘埃，把天空洗得象一匹湛蓝的缎子，那般光滑，那般清澄。一团团随风聚散的柳絮似棉、似雪，在大街小巷里四处飘悠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槐花的香气。

清晨，一位端庄秀气的年轻女子，急匆匆地跳上了一辆 9 路汽车。从那轻盈的步伐看上去，她不过二十七八岁。不高的身量，显得异常苗条。乌黑的齐耳短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清秀而又略带苦味儿的面庞上，两道漆黑的柳叶眉反衬出一张苍白的脸，眉心微蹙。一双黑亮的大眼睛，闪着忧郁的光。身上是一套洗得发白的蓝色衣裤，脚下是黑灯芯绒偏口布鞋，肩上背着一只同样发白的黄色挎包。从那文雅的举止和自若的神态上丝毫瞧不出屡经坎坷的痕迹。

北京站口，年轻女人跳下汽车，她抬头看了看车站钟楼的大钟。“来得太早了，离火车到站还有 40 多分钟。”她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这座建于国庆十周年的著名十大建筑之一的北京火车站，虽然历经近 20 年的风风雨雨，此时依然显得那么古朴庄严。

绕过车站广场上蹲着、坐着、站着的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人们，她来到栅栏门的东边“出口处”。

静静地伫立在栅栏旁，她好象既感受不到广场上嘈杂的人声，也不为穿来踱去的人们所影响，仿佛置身于一望无际的旷野之中。

她不时抬头望望车站的大钟，又似乎在焦急地祈盼着什么。

说来，北京站是她非常熟悉的地方，她曾两次由这里奔赴遥远的他乡。而后，又两次通过这里重返北京。今天，她急匆匆地请假赶到这里，既不是出门远行，也不是送别亲友，而是要迎接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不，应该说是一位亲人。

是啊，是亲人！是自己魂牵梦绕了多少年的亲人，是自己在心底里千百次呼唤过的亲人。20多年来，从她懂事的时候起就万分思念的亲人。20多年了，从她知道事情真相的那一刻起就急于要找寻的亲人。谁能想到，这个才过花信未及而立的她竟有过五位母亲和一个娘。与生母一别26载，如今她已长大成人，她也有了孩子，可她还从未叫过自己的生身之母一声妈，也不识生母的“庐山真面目”。

今天，这一刻就要来临了。然而，当这盼望已久的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既没有久别的悲伤，也没有相聚的喜悦，她平静的面容上甚至找不到一丝感情的波澜。

她谢绝了一位好心的大姐要陪她前来的好意，也拒绝了自己丈夫同来的打算。

“你认识吗？”

她摇摇头，怎么可能认识？20多年未曾谋面。记忆的海洋里，根本没有亲人的痕迹。她把挎包紧紧地抱在胸前，那里面有亲人一张似曾相识的照片和一封发自远方的电报——“我于5月27日乘164次列车到京”。

广播里传出了广播员悦耳的声音：“旅客们请注意，旅客们请注意，由成都开往北京的164次列车就要进站了。由成都开往北京

的 164 次列车就要进站了。”

眼看着接站的人一齐涌到了栅栏前，整个出站口又一次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远方的亲人就要来了，她的心急剧地跳起来，好象无数鼓槌儿敲击着胸膛。不大一会儿，背着大包小裹的人们相互推着、挤着涌出了检票口。

看着这蜂拥的人群，她踮起脚尖，尽力睁大眼睛，在那攒动的人群中找着……找着……人群似潮水，从她的面前缓缓流过。

渐渐地，人越来越少。出站的旅客只有零零散散的人还在向外走，栅栏门外接站的人就只剩下了她孤零零的一个。

“怎么没有呢？是我没看见？是我没认出？”

穿过栅栏，她站在了检票口门外。忽然，昏暗的地道口深处不紧不慢地走来了两个女人，犹犹豫豫地一边走一边四顾地张望着。远远地，从那神态，从那模糊不清的面庞上她认出了，是她们，是，一定是！……

一 谁之过

凌晨，漫天大雪覆盖了沉睡中的城市。渺渺苍穹之中，似有一双巨人的手在尽自己全部的气力，抛洒着，重新粉刷着这古老而又年轻的都城。

枝枝桠桠坠满了洁白的雪朵。灰黑色的房顶，盖上了厚厚的雪毯。街道象一条条银链伸向四面八方。

然而，呼啸的西北风，象是有意要和大雪一争高低，它鼓着一肚子气，带着“三九”的无情，带着隆冬的冷酷，猛烈地袭击着这个银装的世界。

渐渐地，树上的雪朵结成了冰凌。洁白的屋顶露出了斑驳的底色。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们，与整个城市一起在寒风中颤栗着。

这是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二年，腊月。

黄昏，一个身着灰布大褂的中年男子走出了邮电公司的大门。

雪，已经停了。可是，风还在刮着。街上行人不多。路面结了冰，有轨电车停了。只有偶尔驶过的公共汽车，在布满冰雪的路面上慢慢地滑行着。

他伫立在路边，看着蠕动的汽车犹豫着。京城仅有的 54 辆公共汽车分布在大大小小的街道上，往日，车开得还快些，可赶上这大雪天，路又这么滑，真不知要等多久才能来车。

站了一会儿，望着街面空寂的尽头，他觉得无望了，决定走回家去。

想起“家”，他从心底打了个寒战，他围紧了脖子上的长围巾，

双手交叉着伸进袖筒里，慢慢地向前挪动着步子……面前出现了老婆翠凤那张长着几颗雀子的黄脸。

“文清！我可告诉你，我不养着这个野种。趁早把这个小丫头片子给我送走，不然，可别怨我把她轰到大街上去。”

昨晚上，临睡时，老婆阴沉着脸，对他下了最后通牒。

翠凤的这句话，就跟夜里呼啸的狂风撞击着门窗一样，撞击着他的心。他一夜没睡好。

“把孩子送走？送到哪儿去？送给谁？”……

这种话，翠凤说过不止一次，因为小萍——噢，是毅文；这是到北京以后翠凤给改的名，这半年多来翠凤一直没让他安生过。近来文清也有这个打算，把小毅文送给个好人家，怎么也比在这儿一天挨打受骂强。

看来，这事躲不过去了。可是送给谁？心里却没有一点儿谱。

风，似乎小了一些。刚过六点钟，阴沉沉的天空就降下了铅灰色的暮霭。

他缩着脖子，佝偻着原本就有些驼背的身子，一步一滑地往前走。

“玉秀！……”他的心里突然跳出了这个已经扔了一年多的名字：“玉秀，如果小萍跟着你，怎么也不会受这份罪呀！这事儿怨谁呢？怨我，可也怨你！才几个月的孩子啊，你就忍心扔给了我。判决书上，孩子判给了你，财产也判给了你。可你还是把小萍扔给了我，天下哪儿有你这么狠心的娘啊！”

穿过马路，拐进胡同，再有几步就到家了。街门前那盏路灯，闪着微弱的黄光。

“哇，哇，哇……”一阵稚嫩的哭声传来，他的心立刻提了起来。门儿里，翠凤扯着嗓子叫喊着：

“你这个死丫头，你吃我的，喝我的，还不服我管，我今几个说

什么也不能留你了，你给我滚！”

正当文清几步抢到门前的时候，“咣啷”一声，街门打开了。翠凤一手扬着鸡毛掸子，一手揪着毅文的胳膊，往门外拽。

一抬头，翠凤看见门外站着文清，把毅文使劲往地下一搯，抬手指着文清的鼻子：

“好，文清，你回来得正好，现在就把她给我弄走。今几个你不把她给我弄走，你也别想登我的门槛儿。”

说完，她转过身，乒乒几下把门从里边闩上了。

文清愣了愣，弯腰扶起地上的毅文，直起身，他用手推了推门，院门关得死死的。

“哎！……”他暗自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拉起孩子，转身又向胡同口外走去……

“爸爸，冷……”毅文胆怯的声音象蚊子似的。她睁着一双泪水汪汪的眼睛，求救般地望着文清。这时，文清才看见，小毅文青黄的小脸上涂满了眼泪，鼻子下两道清鼻涕流到了嘴边，腮边两块青紫。文清知道这准又是翠凤用手拧的。孩子身上穿着一件又短又瘦的小棉袄，和一条露着半截脚脖子的旧绒裤，光脚穿一双单布鞋。小手背上裂了几道血口子。脸皱得红红的。他心里一酸，弯腰抱起了孩子。

毅文不敢再哭，一双布满了惊恐的眼睛直直地望着文清。

妈妈把她推出了门，爸爸要把她带到哪儿去呢？会不会把她扔到野地里去喂狼？妈妈不是老这么说吗。小毅文一脸惊慌。

风雪狂风，驱散了街上的行人。只有寥寥几盏昏黄的路灯，在寒风中颤栗地眨着眼睛。袭人的冷风夹着冰碴儿直往脖子里灌。路旁一间间的房屋随着脚步的移动，在眼前晃动着。

“上哪儿去呢？”“硬面儿——饽饽！……”一声苍老悠长的叫卖声，随着风声从远处刮了过来。他想起自己和孩子都还没吃晚饭。

街面儿上，所有的店铺都上了板儿。只有一两家小酒铺门前，雪亮的汽灯在风中摇曳着。文清抱着孩子，挑起门帘儿进了一家酒铺。

这是一间不大的酒铺，店里吃客不多。屋子正中一个大炉子，炉膛里的煤碴子“噼噼啪啪”地爆响着。炉子上墩着一把大铜壶，水已经开了，噗噗地冒着热气。围着炉子，摆着四张方桌儿和几条长板凳。

“您来了，里边请，您呐！”一个中等个儿，穿一身青布棉袄棉裤，裤腿打着裹腿的伙计笑着迎了上来。

伙计把文清爷儿俩让到桌边儿。抽下搭在胳膊上的灰不拉几的抹布，在桌上抹了几下。

“您吃什么？”不等回答，又接着说：“我们这儿菜有：油爆花生仁儿、肉片炒白菜、五香油豆腐、干炸黄花鱼、酱牛肉、猪头肉，要喝酒有高粱大曲、竹叶青、女儿红——来点什么您呐？……”

文清把小毅文放在板凳儿上坐好。摘下眼镜儿，边擦着镜片上的雾气，边对伙计说：

“来二两竹叶青，一碟儿花生仁儿，一碟摊黄菜，一碗热汤面。”

“好咧！”伙计一边报着菜名，一边向里屋走去。不大工夫，酒菜都摆上了桌。

“您慢慢吃，不够再添。”伙计殷勤地关照着。

文清先端起面碗，用筷子给毅文喂面，天太冷了，孩子的小脸冻得发青。许是饿急了，她急急地吞着送到嘴里的面条。半碗热汤面下肚，小毅文摇了摇头。文清给孩子擦净了嘴，让她倚在墙角靠着。自己端起酒盅儿，猛然仰脖儿灌了一口。

“吭，吭，吭，吭”。酒灌进嗓子，冲进鼻腔，一股辣气直贯脑门儿，一时呛得他满脸通红，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没有去擦泪水，两眼直瞪瞪地望着面前炉子上冒着热气的水壶。

一团团洁白的热气从炉子上飘向屋顶，水壶噗噗地响着。眼前这一切似在哪儿见过……

啊，是呀。这多象那远在大西北的家，多象玉秀的屋子。

他紧咬着牙，心里狠狠地叫着：“玉秀，玉秀，你坑苦了我了。我该拿小萍怎么办呢？”

眼前，白色的雾气把他的思绪带回了半年前。带到了那遥远的大西北。

……

阳春三月的江南，碧波融融，鸟语花香。然而，在西北的黄土高原，风与沙却笼罩着一切。那时紧时慢的狂风卷起的黄沙，打在人们的身上、脸上，眯得人睁不开眼。

一望无垠的黄土地，似波涛绵延起伏。冬小麦刚刚由封冻的土地里钻出来，肆虐的狂风，几次试图用尽力气将小苗连根拔起。小苗实在太矮太小，象一层黄绿色的绒毯，紧紧地靠在大地的母亲的胸膛上，以至于狂风竟不能将它奈何。小苗，迎着狂风破土而生了。

渭河的中游，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镇子。镇子坐落在关中平原的西缘。北靠雄浑荒漠的黄土高原，南临青山叠嶂的秦岭山脉。陇海铁路似一条长长的飘带沿市镇的边缘擦身而过。

这条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贯穿东西，横跨鲁、冀、豫、晋、陕五省的大动脉，孤独寂寞地卧在这八百里秦川。它由遥远的黄海之滨穿过平原，跨过河川，风尘仆仆数千里延伸到这偏远闭塞的地方。然而它只是在这里稍稍停留，便又加足水，上好煤，随着滚动的车轮，继续奔向西部那更加遥远荒漠之地。

自天水向西，由于地质原因成了阻碍交通的盲肠地带，自市镇向东到西安也只有两天才有的一趟慢车。

遮天蔽日的黄沙，铁路完全中断了。一条简陋的公路，各式各

样的车辆，就成了这里通向四面八方的纽带。

随着每天不多的几趟汽车开过，有许多南来北往的人光顾这镇子。简陋的公路，带来了繁荣，带来了春天的气息。

镇子里大多是老式砖房和土坯房，间或夹杂着两三座二层小楼，那是酒店和客栈。除去一条贯穿东西的大街外，市镇的布局简直谈不上合理。那些土坯房的前前后后，有的是菜园，有的是鸡窝，有的是猪圈。那些老式砖房，象一个个久经风霜的老人，房脊塌陷了，油彩脱落了，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青春。这里的人们，靠着磨面、碾米、榨油、做酱……这些简单的手工业作坊，维持着自家的温饱。他们靠着从那土地上收获来的果实，换来人们日常需要的纸张、食糖、盐等一切生活用品。人们的穿着是破旧的，却干净整齐。人们的脸色黄瘦，却流露出兴奋和喜悦。

他们还不大懂得当家作主的深远意义，可他们知道，他们解放了，再也不用受昔日那些镇长、地主、土匪、恶霸的气了。

和煦的春风，似溪流冲出峡谷般闯过崇山险恶的秦岭山脉，汇集在坦荡的渭河平原。在这里，它一改江南温柔婀娜的娇态，毫无顾忌地狂舞高歌，它一鼓作气驱走了数日的严寒，却又随心所欲地卷起了漫天的黄沙。它奔跑着，狂跳着，象一匹脱了缰的野马，向这里的人们尽情地撒着欢儿。

灰蒙蒙的天空中，当一轮苍白的太阳无精打采地挂在头顶的时候。一辆满面灰尘的大卡车摇晃着停在了镇政府的二层小楼前。

一个 30 多岁的中年男子，提着一只半旧的皮箱从长途汽车售票站走了出来。他掏出怀表看了看，又看看手里攥着的汽车票，瞧着路边停着的汽车自语着：“又晚点了”。

风裹着纸屑、碎布片在广场上飞舞着，打着旋儿。他低着头，脚步迟疑地转过身，穿过几条小巷，走进了一个小院。

院门没关，几只老母鸡带着小鸡在院子里散步，风不停地刮